

乾隆大藏經



乾隆大藏經



御製

佛光恩照 三千大千
恒沙法界 普度衆生
身心安泰 年時豐稔
日月升恒 乾坤清寧
上下樂利 中外協和
萬善圓成 情與無情
大清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八日
隨緣徧滿
悉證菩提
風雨調順
百昌蕃熾
庶物咸亨
同登正覺

第八六册 諸宗部此土著述(二一〇)

五燈會元 五七卷(卷三五至卷五七)
護法論 一卷
佛遺教經論疏節要 一卷

宋沙門大川濟纂……………一
宋丞相無盡居士張商英述……………四九九
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

天台傳佛心印記 一卷

宋晉水沙門淨源節要……………五三五
明雲棲沙門株宏補注……………

附：淨土境觀要門 一心三觀
廬山蓮宗寶鑑 一〇卷

元傳天台宗教興教大師虎溪沙門懷則述……………五六九
東林禪寺蓮宗善法祖堂勸修淨業臣……………

肇論新疏 一〇卷

僧普度謹自編集……………五八七
五臺大萬聖祐國寺開山住持釋源大白馬寺宗主……………

大藏聖教法寶標目 一〇卷
妙法蓮華經要解 二〇卷(卷一至卷八)

含妙法蓮華經要解科文一卷

贈邦國公海印開法大師長講沙門文才述……………七三五
元清源居士王古撰……………八八一
溫陵開元蓮寺比丘戒環解……………一〇九七



五燈會元

宋沙門大川濟纂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五燈會元卷第三十五

宋 沙門 大川 濟 纂
青原下五世

洞山价禪師法嗣

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在洛浦作維那時一日白槌普請曰上間般柴下間鋤地第一座問聖僧作甚麼師曰當堂不正坐不赴兩頭機師問洞山學人無箇理路未免情識運爲山曰汝還見有理路也無師曰見無理路山曰甚處得情識來師曰學人實問山曰恁麼則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師曰萬里無寸草處還許某甲去也無山曰直須恁麼去師般柴次洞山把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師曰反側反側山曰汝記吾言向南住有一千人向北住止三百而已初住福州東山之華嚴

衆滿一千未幾屬後唐莊宗徵入輦下大闢玄風其徒果止三百莊宗問祖意教意是同

是別師曰探盡龍宮藏衆義不能詮問大悟底人爲甚麼却迷師曰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問大軍設天王齋求勝賊軍亦設天王齋求勝未審天王赴阿誰願師曰天垂雨露不揀榮枯莊宗請入內齋見大師大德總看經唯師與徒衆不看經帝問師爲甚麼不看經師曰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帝曰師一人即得徒衆爲甚麼也不看經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絕狐蹤帝曰大師大德爲甚麼總看經師曰水母元無眼求食須賴鰕帝曰既是後生爲甚麼却稱長老師曰三歲國家龍鳳子百年殿下老朝臣師後遊河朔於平陽示滅茶毗獲舍利建四

浮圖一晉州一房州一終南山逍遙園一華嚴寺謚寶智禪師無爲之塔

瑞州九峰普滿禪師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東生明月西落金烏曰非師不委師曰理當則行僧禮拜師便打僧曰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師曰來處不明須行嚴令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師指香臺曰面前是甚麼曰請師子細師曰不妨遭人檢點問人人盡道請益未審師還拯濟也無師曰汝道巨嶽還乏寸土麼曰四海叅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僧近離甚處曰閩中師曰遠涉不易曰不難動步便到師曰有不動步者麼曰有師曰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師以拄杖趲下問對境心不動時

如何師曰汝無大人力曰如何是大人力師曰對境心不動曰適來爲甚麼道無大人力師曰在舍祇言爲容易臨川方覺取魚難問如何是道師曰見通車馬曰如何是道中人師便打僧作禮師便喝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與心合道曰畢竟如何師曰土上加泥猶自可離波求水實堪悲問如何是不壞身師曰正是曰學人不會請師直指師曰適來曲多少問古人道真因妄立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師曰不雜食曰如何是妄師曰起倒攀緣曰去此二途如何合得圓常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九峰一路今古咸知向上宗乘請師提唱師豎起拂子僧曰大衆側聆願垂方便師曰清波不覩魚龍現迅浪風高下底鉤曰若不久叅那

知今日師曰人生無定止像沒鏡中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更問阿誰曰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師曰須彌頂上戴須彌益州北院通禪師初叅夾山問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山曰是師乃掀倒禪牀叉手而立山起來打一拄杖師便下去法眼云是他掀去須待他打一棒次叅洞山山上堂曰坐斷了去意在甚麼處倒禪牀何不便主人公不落第二見師出衆曰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曰猶是第二見師便掀倒禪牀山曰老兄作麼生師曰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曰善爲飛猿嶺峻好看師良久山召通闍黎師應諾山曰何不入嶺去師因有省更不入嶺住後上堂諸上座有甚麼事出來論量取若上上根機不假

如斯若是中下之流直須剗削門頭戶底教
索索地莫教入泥水第一速須省事直須無
心去學得千般萬般抵成知解與衲僧門下
有甚麼交涉僧問直須無心學時如何師曰
不管繫問如何是佛師曰峭壁本無苔灑墨
圖斑駁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
曰不得者如何師曰還我珠來問如何是清
淨法身師曰無點汙問轉不得時如何師曰
功不到問如何是大富貴底人師曰如輪王
寶藏曰如何是赤窮底人師曰如酒店腰帶
問水灑不著時如何師曰乾剝剝地問一槌
便成時如何師曰不是偶然問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師曰壁上畫枯松遶蜂競采藥滅後
謚證真禪師

洞山道全禪師問先洞山如何是出離之要

山曰闍黎足下煙生師當下契悟更不他遊
雲居進語曰終不敢孤負和尚足下煙生山
曰步步玄者即是功到豎洞山圓寂衆請踵
迹住持僧問佛入王宮豈不是大聖再來師
曰護明不下生曰爭奈六年苦行何師曰幻
人呈幻事曰非幻者如何師曰王宮覓不得
問清淨行者不入涅槃破戒比丘不入地獄
時如何師曰度盡無遺影還他越涅槃問極
目千里是甚麼風範師曰是闍黎風範曰未
審和尚風範如何師曰不布婆娑眼
京兆府蜆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事迹頗異
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闔川不畜道
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
掇鰕蜆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
中居民目爲蜆子和尚華嚴靜禪師聞之欲

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
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
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
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後不知所終

台州幽棲道幽禪師鏡清問如何是少父師
曰無標的曰無標的以爲少父邪師曰有甚
麼過曰祇如少父作麼生師曰道者是甚麼
心行問如何是佛師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
人大信師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問如何是
道師曰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曰如何是
道中人師曰解驅雲裏信師一日齋時入堂
白槌曰白大衆衆舉頭師曰且喫飯師將示
減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迢然
迢然言訖坐亡

越州乾峰和尚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
須是一一透得始解歸家穩坐須知更有向
上一竅在雲門出問庵內人爲甚麼不知庵
外事師呵呵大笑門曰猶是學人疑處師曰
子是甚麼心行門曰也要和尚相委師曰直
須與麼始解穩坐門應喏喏上堂舉一不得
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衆曰昨日
有人從天台來却往徑山去師曰典座來日
不得普請便下座問僧甚麼處來曰天台師曰
見說石橋作兩段是否曰和尚甚麼處得這消
息來師曰將謂華頂峰前客元是平田莊裏
人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喚院主來趁出
這僧著師問衆僧輪回六趣具甚麼眼衆無
對僧問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曰老僧問
聾曰和尚問則且置師曰老僧問尚不奈何

說甚麼超佛越祖之談問十方薄伽梵一路

涅槃門未審路頭在甚麼處師以拄杖畫云

在這裏

僧後請益雲門門拈起扇子云扇子

海鯉魚打一棒

雨似盆傾會麼

吉州禾山和尚僧問學人欲伸一問師還答

否師曰禾山答汝了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禾山大頂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滿日

青山起白雲曰或遇客來如何祇待師曰滿

盤無味醍醐果問無言童子居何國土師曰

當軒木馬嘶風切

明州天童咸啟禪師問伏龍甚處來曰伏龍

來師曰還伏得龍麼曰不曾伏這畜生師曰

且坐喫茶簡大德問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

的師曰我這裏一扃便了有甚麼卓卓的

曰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好師曰近

前來簡近前師曰祇如老僧恁麼答過在甚

麼處簡無對師便打問如何是本來無物師

曰石潤元舍玉鑛異自生金問如何是真常

流注師曰涓滴無移

潭州寶蓋山和尚僧問一間無漏舍合是何

人居師曰無名不挂體曰還有位也無師曰

不處問如何是寶蓋師曰不從人天得曰如

何是寶蓋中人師曰不與時人知曰佛來時

如何師曰覓他路不得問世界壞時此物何

處去師曰千聖尋不得曰時人如何歸向師

曰直須似他去曰還有的當也無師曰不立

標則問不居正位底人如何行履師曰紅焰

叢中駿馬嘶

澧州欽山文邃禪師福州人也少依杭州大

慈山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雪峰在衆覩師

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
印記師雖屢敷揚而終然凝滯一日問德山
曰天皇也怎麼道龍潭也怎麼道未審和尚
作麼生道山曰汝試舉天皇龍潭道底看師
擬進語山便打師被打歸延壽堂曰是則是
打我太煞巖頭曰汝怎麼道他後不得道見
德山來法眼別云是則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
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眾前自省
過舉叅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
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
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太
早不盡師意法眼云不盡師意不易承嗣得他僧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師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問一
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
師曰常轉曰未審經中說甚麼師曰有疑請

問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錦繡銀香囊風
吹滿路香巖頭聞令僧去云傳語十八子好
好事潘郎有僧寫師真呈師曰還似我也無
僧無對師自代曰衆僧看取德山侍者來叅
纔禮拜師把住曰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曰
某甲却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師乃放
手曰一任祇對者撥開胃曰且聽某通氣一
上師曰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用不著者
曰久聞欽山不通人情師曰累他德山眼目
叅堂去師與巖頭雪峰坐次洞山行茶來師
乃閉眼洞曰甚麼處去來曰入定來洞曰定
本無門從何而入師入浴院見僧踏水輪僧
下問訊師曰幸自轆轤地轉何須恁麼曰不
恁麼又爭得師曰若不恁麼欽山眼堪作甚
麼曰作麼生是師眼師以手作撥眉勢曰和

尚又何得恁麼師曰是我恁麼你便不恁麼
僧無對師曰索戰無功一場氣悶良久乃問
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欽山爲汝擔取一半師
與巖頭雪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師曰
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
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箇老
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裏
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衆公且
置存公作麼生峰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
不問頭呵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
者多巨良禪客叅禮拜了便問一鏃破三關
時如何師曰放出關中主看良曰恁麼則知
過必改師曰更待何時良曰好隻箭放不著
所在便出去師曰且來闍黎良回首師下禪
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爲欽山發

箭看良擬議師打七棒曰且聽箇亂統漢疑
三十年有僧舉似同安察安曰良公雖解發
箭要且未中的僧便問未審如何得中的去
安曰關中主是甚麼人僧同舉似師師曰良
公若解恁麼也免得欽山口然雖如此同安
不是好心亦須看始得僧叅師竖起拳曰開
即成掌五指參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
欽山還通商量也無僧近前却竖起拳師曰
你恁麼祇是箇無開合漢曰未審和尚如何
接人師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曰特來
叅師也須吐露箇消息師曰汝若特來我須
吐露曰便請師便打僧無語師曰守株待兔
枉用心神上堂橫按拄杖顧視大衆曰有麼
有麼如無欽山唱菩薩蠻去也囉囉哩哩便
下座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麤言及細語

皆歸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麤
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瑞州九峰通玄禪師郢州程氏子初參德山
後於洞山言下有省住後僧問自心他心得
相見否師曰自己尚不見他人何可觀問罪
福之性如何了達得無同異師曰締綌不禦
寒

青原下六世

曹山寂禪師法嗣

瑞州洞山道延禪師因曹山垂語云有一人
向萬丈崖頭騰身直下此是甚麼人衆無對
師出曰不存山曰不存箇甚麼師曰始得撲
不碎山深肯之後有僧問請和尚密付真心
師曰欺這裏無人作麼

撫州金峰從志玄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金峰

正主師曰此去鎮縣不遙闍黎莫造次曰何
不道取師曰口如磔盤問千峰萬峰那箇是
金峰師乃斫額問千山無雲萬里絕霞時如
何師曰飛猿嶺那邊何不吐却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壁邊有鼠耳問如何是和尚家風
師曰金峰門前無五里牌新到叅師曰不用
通時暄第一句道將來曰孟春猶寒伏惟和
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不可要人點檢去也
師曰誰僧指自身師曰不妨遭人點檢拈起
枕子示僧曰一切人喚作枕子金峰道不是
僧曰未審和尚喚作甚麼師拈起枕子僧曰
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你喚作甚麼僧曰枕
子師曰落在金峰窠裏問金盃滿酌時如何
師曰金峰不勝酩酊僧掃地次師問作甚麼
僧豎起苕帚師曰猶有這箇在曰和尚適來

見箇甚麼師豎起拄杖僧叅纔入方丈師便打僧曰是是師又打僧曰不是不是師作禮拜勢僧作拓勢師曰老僧眼暗闍黎耳聾曰將飯餒魚還須克已師曰施食得長壽報曰和尚年多少師曰不落數量曰長壽者誰師曰金峰曰果然眼昏師曰是是問僧甚麼來僧近前良久師曰闍黎叅見甚麼人曰叅甚麼碗師曰金峰有過曰是是師良久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東國來師曰作麼生過得金峰關曰公驗分明師曰試呈似金峰看僧展兩手師曰金峰關從來無人過得曰和尚還過得麼師曰波斯喫胡椒問僧姓甚麼曰姓何師曰至竟不脫俗曰因師致得師曰若恁麼過在金峰曰不敢師曰灼然金峰有過僧問訊次師把住曰輒不得向人道我有一則因緣

舉似你僧作聽勢師與一掌僧曰爲甚麼打某甲師曰我要這話行看經次駢道者來師擎起經作攬衣勢以目視之駢提起坐具以目視師師曰一切人道你會禪駢曰和尚作麼生師笑曰草賊大敗問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師下禪牀扭僧耳朶僧負痛作聲師曰今日始捉著箇無知漢僧作禮出去師召闍黎僧回首師曰若到堂中不可舉著曰何故師曰大有人笑金峰老婆心上堂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師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師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見僧來乃舉手曰此是大人分上事你試通箇消息看曰某甲不欲瞞和尚師曰知孝養人也

還稀有曰莫是大人分上事麼師曰老僧瞞
閻黎曰到這裏不易辨白師曰灼然灼然僧
禮拜師曰發足何處曰祇這裏師曰不唯自
瞞兼瞞老僧上堂我若舉來又恐遭人唇吻
不舉又遭人笑怪於其中間如何即是有僧
纔出師便歸方丈至晚別僧請益曰和尚今
日爲甚不答這僧話師曰大似失錢遭罪問
僧你還知金峰一句子麼曰知來久矣師曰
作麼生僧便喝師良久僧曰金峰一句今日
粉碎師曰老僧大曾問人唯有閻黎門風峭
峻曰不可須要人點檢師曰眞鍮不博金問
如何是非言之言師曰不加文彩問四海晏
清時如何師曰猶是塔下漢上堂事存函蓋
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如有人道得
金峰分半院與他住時有僧出作禮師曰相

見易得好共住難爲人便下座僧辭師問何
處去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若到諸方切忌
道著金峰爲人處曰已領尊旨師曰忽有人
問你作麼生僧提起袈裟角師曰捷弱於閻
黎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有鹽無醋曰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
曰柴門草戶謝子遠來問如何是道人師曰
口似鼻孔問祖祖相傳傳甚麼物師曰金襴
袈裟問如何是函中般若師曰佛殿挾頭六
百卷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曰山下
李家使牛去曰還許學人相隨也無師曰汝
若相隨莫同頭角曰諾師曰合到甚麼處曰
佛眼辨不得師曰若不放過亦是茫茫問如
何是鹿門高峻處師曰汝還曾上主山也無

問如何是禪師曰鸞鳳入雞籠曰如何是道
師曰藕絲牽大象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
審此箇還壞也無師曰臨崖看澣眼特地一
場愁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昨夜三更
失却枕头問一句下豁然時如何師曰汝是
誰家子上堂一片凝然光燦爛擬意追尋卒
難見瞥然撞著豁人情大事分明總成辦實
快活無繫絆萬兩黃金終不換任他千聖出
頭來總是向渠影中現

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
如何師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師曰不
如曹山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曹山在裏
許曰還求出也無師曰在裏許即求出僧侍
立師曰道者可煞熱曰是師曰祇如熱向甚
處回避曰向獲湯鑪炭裏回避師曰祇如獲

湯鑪炭又作麼生回避曰衆苦不能到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
意師曰爛沙浮漚飽滿喫問擬心即差如何
進道師曰有人常擬爲甚麼不差曰此猶是
和尚分上事師曰紅焰蓮花朵朵開問如何
是和尚得力處師曰如盲似聾曰不會師曰
恰與老僧同叅

撫州曹山光慧玄悟禪師上堂良久曰雪峰
和尚爲人如金翅鳥入海取龍相似僧出問
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
是西來的的意師曰不禮拜更待何時問如
何是密傳底心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徒勞側
耳也師喚侍者來燒香著問古人云如紅鑪
上一點雪意旨如何師曰惜取眉毛好問如
何指示即得不昧去師曰不可雪上更加霜